

文化新视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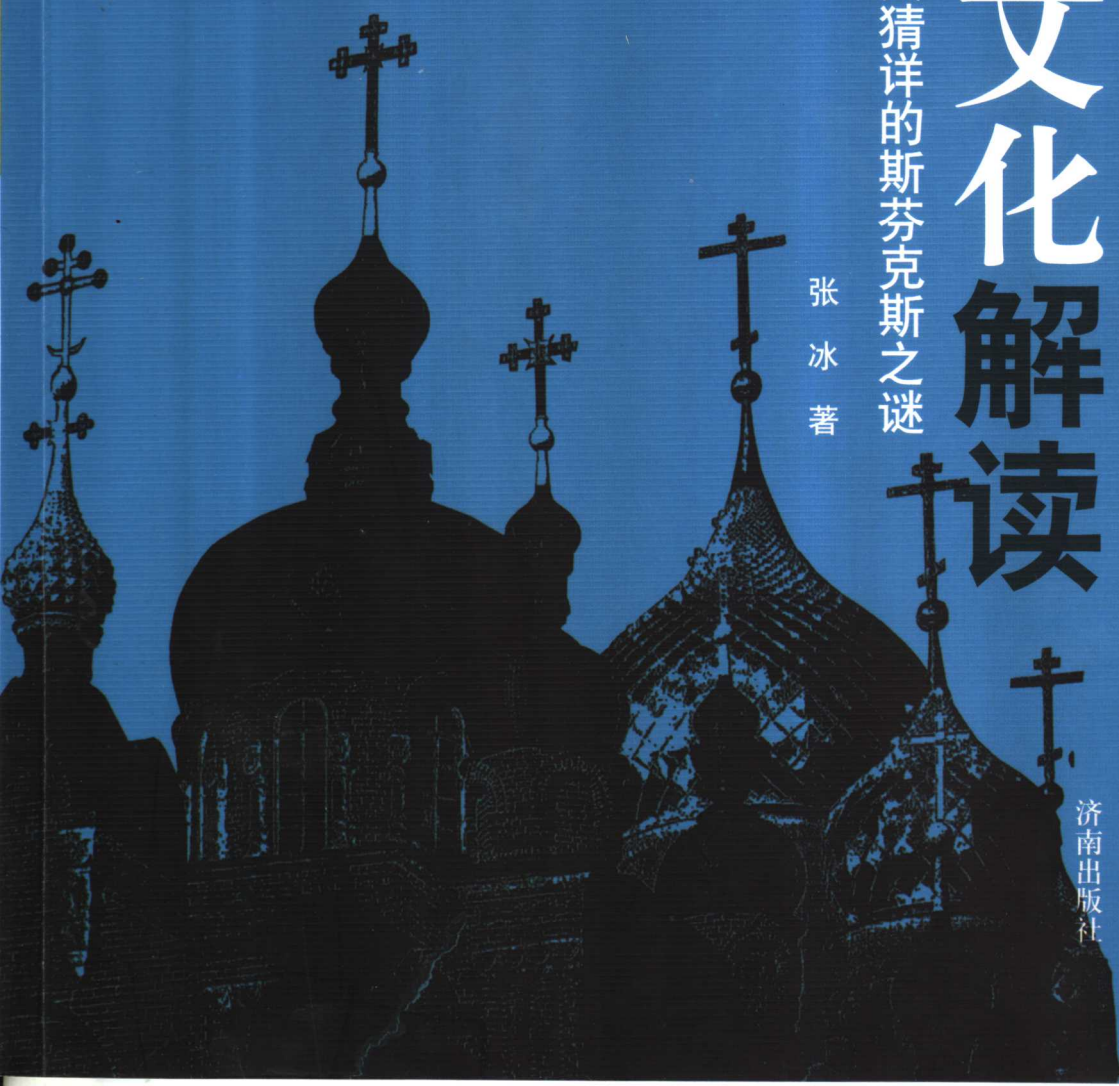
丁少伦 主编

俄罗斯文化解读

——费人猜详的斯芬克斯之谜

张冰 著

济南出版社



俄罗斯文化解读

——费人猜详的斯芬克斯之谜

张 冰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文化解读 / 张冰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6.7
(文化新视野丛书)
ISBN 7-80710-230-6

I. 俄... II. 张... III. 文化—研究—俄罗斯 IV. 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988 号

责任编辑 朱孔宝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250001)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0 千
定 价 22.0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编辑热线: 0531-86131719
销售热线: 0531-86131730

前言

“俄罗斯是个斯芬克斯之谜。”

——伊万·布宁

俄罗斯对于世界各国人来说，可以说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谜——令人费解、费人猜详！

那么，俄罗斯人自己，该对自己、该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了吧？不然。请看白银时代俄国文坛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亚·勃洛克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是个斯芬克斯。

她既欢乐又忧愁，

她浑身涂满发黑的血渍，

她一眨不眨地盯着你，

目光充满仇恨和爱意。

所有人几乎都对生身的母亲、故土、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生养自己的母亲和祖国充满深深的依恋之情。这一点，每个远离故土、飘泊异乡的游子，都有深刻的、渗透骨髓的体验。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只有远离祖国，他对祖国的爱，才能被深刻地体验到。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一位俄国诗人居然会说母亲祖国是个“斯芬克斯”、她的目光里“充满仇恨和爱意”！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纵观一下俄国诗歌史和文学史，我们便会发现，对其祖国母亲的这种矛盾的感情，远非亚·勃洛克一个人所有，几乎每个俄国诗人都对祖国充满类似的矛盾的感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前言

0

0

1



比方说，莱蒙托夫（1814～1841），一个就其才气而言丝毫不亚于普希金，甚至在散文方面略胜于普希金的大诗人，终其一生，都对俄国、对自己的祖邦，充满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

我爱祖国，只不过我对她的感情十分古怪！就连我的理智也无法把它打败。

而另一位被纳博科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

侨民诗人霍达谢维奇则写道：

俄罗斯，“喧嚣的强国”，
用嘴唇扯着你的乳头，
我吸入一种痛苦的权力，
可以爱你也可以把你诅咒。^①

如果把这个话题展开来，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个俄国人，都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与莱蒙托夫相似的感情：爱恨交织，充满了理智和本能的激烈交战。

俄罗斯人如此，俄罗斯文化亦复如是。也许，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

的确，俄罗斯文化原本就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它处处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它的确像那个古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兽一样，来自何方，意有何指，不明所以，费人猜详。俄罗斯正如她的国徽——双头鹰一样，留给人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问题；与其说使人安宁，不如说总是令人激动不已。它的面容使人困惑、使人迷惘、使人莫知所以。它给人的印象也是双重的、悖谬的，充满了触目惊心的矛盾。

俄罗斯，你究竟是谁？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马·沃洛申（1877～1932）也提出质疑：

（你）是海市蜃楼？是洪灾泛滥？你是曾经有过？而现在有还是没有？是水底深渊……急流险滩……头晕目眩……是深渊……疯狂……病人的呓语……你的一切都那么不理智，那么非

①弗·阿格诺索夫著：《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凌建侯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同寻常……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那么辉煌……面对你富于预感的神秘，思维停滞、精神恐慌。

回顾俄国历史，每每有人发出感慨：俄国历史是一团乱麻，是历史的游戏或理性的游戏。说“俄罗斯是人类的希望”和说“俄罗斯是条母狗”是一个意思。（马·格洛巴乔夫语）



丘特切夫说得对：俄罗斯是理性所无法理喻的。所以，西方特别是德国日尔曼人那种纯理性纯思辨的思维方式，放在俄国是不适用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思考必须伴随着感受、痛苦和理解。俄罗斯人从来不会把个人感受排除在外进行纯粹思辨。俄罗斯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但却缺少与之匹配的形式感。俄国思想家很少有纯粹正牌的哲学家，而是崇拜自然的诗人。在俄语中，诗歌（стихи）和元素（стихия）在词形构造上的相似性，已经暗示和表明了俄罗斯诗人的自然哲学家本性。俄罗斯人从不信任纯粹理性。对此，倒是帕斯卡尔的话，最能体现俄罗斯人的特征：“无论什么，也不如理性对自己的不信任那样与理性那么协调。”费·米·陀思托耶夫斯基则说：“俄罗斯乃是自然的游戏，舍此无他。”

俄罗斯无疑是十分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理性只能认识俄国表层的显在的一面，而要认识她的底层内蕴和精神现实，光靠理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信仰的引领。因为俄国文化中存在着太多的悖论和吊诡，对它，我们只能“思维停滞，精神恐慌”。

俄国文化和俄罗斯人，这里面隐含着太多的谜，需要我们破解。破解只能是逐步进行，不可能也根本不存在终结的解答。我们也不敢觊觎终结解释者的桂冠，而只希望在破解这一谜底的道路上，跨出小小的一步，更加接近这个谜底。

我们的执着只因为一点，那就是这是一个分外吸引人的谜，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而已。

首先，关于俄国社会历史和俄罗斯文化的创造主体——人民这一概念，就需要进行一番梳理和解释。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似乎比别





的时期来得更加强烈、更加迫切。普京总统曾宣布：关于俄国文化的归属不必再无谓地争论下去了。俄国属于欧洲，俄国文化属于欧洲，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一个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文化之谜，能够靠国家领导人一锤定音吗？实际上，这样的事例还从未有过。事实是，这一争论决没有因为普京总统的一句话而从此销声匿迹。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争论实际上仍在进行、仍在持续，未有尽头。

对于俄国来说，民族身份的确认问题，似乎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尖锐。我们看到，从彼得大帝以来，这一问题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始终不绝如缕，时时在思想界泛起波澜而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古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题辞——“认识你自己”也一直是令俄罗斯人内心焦躁的问题。当年，梅列日柯夫斯基把《俄狄蒲斯王评述》作为其文集序言时，其更深刻的用心恐怕就是在这里吧。在这样一部以论述俄国文学为主旨的文集里，这样一篇序言的存在本身，就似乎在启示我们：透过文学，作者想要探讨的，恰恰是关于俄国人、俄国精神文化的人本问题。

和俄狄蒲斯一样，俄罗斯人始终在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哪儿是我的归宿？”这样的问题而困惑、而烦恼。俄狄蒲斯刚一降生，就蒙上了命运的诅咒：他注定是一个弑父娶母者。为此，生身父母忍痛命令仆人将其丢弃在荒郊野外。执行命令的仆人于心不忍，怕他被野狼吃掉，拴其双脚，倒吊在树杈上，所以，“俄狄蒲斯”一名的希腊文原义即为“肿脚者”。也是俄狄蒲斯命不该绝，另一对国王夫妇膝下无子，收养了他。俄狄蒲斯长大成人后，外出漫游。途中，与一位老者和他的仆人相遇于狭路之上，双方为争路发生口角，俄狄蒲斯一怒之下，将那位老者和他的仆人一齐杀死，来到忒拜城。此时，忒拜城出现了一个狮身人面怪物，蹲踞在进城必经的小路悬崖上，要过往行人猜谜。猜透的放行，猜不透的被吃。还没有人能猜透这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怪物所出的谜语。谜语略云：什么东西早晨起来四只脚，中午两只脚，到了晚上三只脚。俄狄蒲斯一下子就猜透了谜底，令羞愧无比的斯芬克斯一头栽下悬崖。俄狄蒲斯为忒拜城人民解除了妖怪的骚扰，被人民拥戴成为忒拜城国王，并顺理成章地娶了老国王的遗孀为妻。可时过不久，忒拜城发生瘟疫，人民纷纷倒毙街头。谣言也随瘟疫四处流行，说只有找到那个杀父娶母的罪

犯，才能禳解瘟疫。俄狄蒲斯下令追查那个杀父娶母的罪犯。所
有人包括国王自己都在追查之列。可这样一来，真相终于大白于
天下：原来那个杀父娶母的罪犯不是别人，就是俄狄蒲斯自己！
那个被他杀死在路上的老者正是外出旅行的他的生身之父，而他
所娶的，正是老国王的遗孀、他的生身之母！得知真相后，王后
羞愧自杀，俄狄蒲斯用缝衣针刺瞎双眼，从此放弃王位，到处漂
泊流浪，成为一个受到命运诅咒的“永恒的流浪者”（вечный
странник）。

和几乎所有希腊悲剧一样，《俄狄蒲斯王》表现了人和命运
的抗争：俄狄蒲斯百般努力奋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逃避命运的
诅咒；然而，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挣脱命运对他的诅咒。

对于俄狄蒲斯来说，始终萦绕于他心中的问题是：我是谁？生
命的意义何在？是我的精神战胜命运，还是命运战胜我的精神？

究竟是谁的意志——命运还是人的意志更加无限？

实际上，认识命运，也就是认识自己。

众所周知，“永恒的流浪者”（вечный странник）也是
众多诗人，其中主要是莱蒙托夫笔下常见的意象。在他的诗里，
一朵乌云、一棵松树、一处悬崖都可以引起他无限感慨、无比伤
怀，令他感从中来，不能自己。在他年仅27岁的短暂一生中，一
个疑云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那就是他最亲近的两个亲人——父
亲和外祖母为何会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而折磨诗人费特的疑问
是：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俄罗斯人？正因为此，他屡屡在诗中刻意
强调“我是一个俄罗斯人”——尽管他顶着一个德国人的姓氏。
俄国诗坛的泰斗普希金则是一个非洲黑人的子孙。如果当年的彼
得大帝不是出于一时之兴，收留了那个黑人——普希金的祖父汉
尼巴，也就不会有普希金在俄国诗坛的辉煌。历史充满了这样的
偶然性机遇。所以，茨维塔耶娃据此断言：光是一个普希金，就
足以说明何谓“俄罗斯人”了。据说，就连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
二世也仅仅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俄国血统。

俄国人并不等于俄罗斯人。

俄国人首先和最主要的，他们是俄国文化的载体。

可见，从人种学上界定什么是俄罗斯人，是根本行不通的。
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在于文化——俄罗斯文化蕴涵着俄罗斯
人的最深刻的秘密。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就试图带领大家共同猜
详俄罗斯文化之谜。



目 录

前 言/001

为什么说“对俄罗斯只能信仰”/001

俄罗斯人理念的最大特点是非理性。俄国人不相信理性，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中的人物道出了这一真谛：“理性于我们有何用？我们只靠愿望活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丘特切夫告诫我们：对俄国，我们只能信仰！

俄罗斯文化的“金三角”/006

俄国史是一部有关三座城市的故事，它们讲述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史。俄语谚语云：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头颅，基辅是俄罗斯的母亲。这三座城市构成俄罗斯文化的“金三角”。

圣愚和偶像崇拜/018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圣愚现象，其实早已渗透到了俄罗斯人的性格里去了。圣愚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在所有俄罗斯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

俄国知识分子/021

俄国知识分子史是和俄国解放运动的全过程相依相随、密不可分的。俄国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儿，其历史即对知识分子





的评价史。简言之，如果没有知识分子，那么，后来的十月革命、白银时代等等，都是不可想象的。

受难的审美/055

对受难的审美，这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征。这和俄国人固有的救赎观念、弥赛亚意识、末日论意识，第三罗马意识等宗教观，都不无关联。

俄罗斯文化中的隐秘十字架/066

俄国文化不但贯穿着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与融合，而且也贯穿着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的对立和融合。俄国文化中深藏着一个十字架。东方与西方以及上层与下层分别构成这个十字架的横向和纵向座标，二者共同构成俄国文化中一个隐秘的十字架。

所有的今天都是过去的延续/071

历史仿佛又经历了一番双曲螺旋形循环，今天和昨天的碰面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当年那些俄国宗教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也正是出于对精神本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的信念，而寻求医治时代社会病的良方的。人们开始纷纷致力于寻找那已经丧失的“上帝”和一度失去的那个“俄罗斯”。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074

从历史长河角度看，白银时代犹如一个短暂的瞬间，它更像昙花一现、惊魂一瞥。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俄国文化人爆发了那样的创造伟力、创造热情，做出了别的民族几个世纪也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足以令后人惊叹不已。

俄语与俄国文化/085

一代又一代俄国文化人，都曾经不止一次谈到过俄语对于俄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热爱和保护俄语，就是热爱和保护俄国文化的根基。失去这一根基，就犹如失去家园的游子，到处漂泊无依。

俄国人还是俄罗斯人？/089

俄罗斯人长得像欧洲人，但心理却是地道的东方人。事实上，正是这种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人种特征，才使得俄罗斯人富有那么巨大的蓬勃旺盛的创造力！

森林与俄罗斯文化/103

森林从俄罗斯文化肇始之初，就与俄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俄国，“不论朝着哪个方向，即使走上三年五载，森林都会伴随你的左右，就像一只忠心耿耿的卷毛鬣狗一样”。

经典重读展现的新风景/111

正如抛开政治就无法理解苏联文化和文学一样，抛开东正教意识形态，我们就终将与俄罗斯文化和文学有一间之隔。事实上，东正教精神如空气和阳光一般，无痕有味，如影随形般贯穿了俄罗斯文化的血脉。俄罗斯文化摆不脱宗教，犹如一个人脱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般。

俄罗斯人里的俄罗斯人/12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走近俄国宗教哲学的堂奥，也就是走进俄罗斯精神的深处。

俄罗斯式共产主义/141

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苏俄之所以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几乎整个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这和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所固有的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言之，正是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俄国得以迅速传播。

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骄傲/154

柴可夫斯基写尽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他们对苦难的超越，他们灵魂的涕泣和怨诉。柴可夫斯基之所以能在世界乐坛占据那么



目录

0
0
3

重要的地位,这和他用音乐语言说出了俄罗斯人灵魂和心灵的秘密有着很大关系。

俄罗斯侨民文化/159

俄国侨民所到之处,都把优秀的俄国文化带到所到国家,并吸收侨居国文化,从而孕育了风格独特的侨民文化。侨民文化不但是20世纪俄国文化的一宗瑰宝,而且也是俄侨所在国文化的一宗瑰宝。

俄罗斯民族之魂的女性气质/163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在论述俄国文化的特征时曾指出:俄罗斯人犹如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时刻期待一个强壮的伟男子来征服她。俄罗斯人就其心性而言是女性化的。

美拯救世界/177

在俄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崇拜一直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俄国文化的基本素质和整合俄国人价值观体系的核心要素。美左右着俄国人的道德判断,成为俄国人据以论断事物的首要因素。

参考书目/187

后 记/191



为什么说 “对俄罗斯只能信仰”

俄罗斯人理念的最大特点是非理性。俄国人不相信理性，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中的人物道出了这一真谛：“理性于我们有何用？我们只靠愿望活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丘特切夫告诫我们：对俄国，我们只能信仰！

丘特切夫有一首有名的四行诗，如今被广泛刊载于俄国所出版的各类教材、读本及诗歌选集里。全诗是这样的——

凭理性无法理解俄国，
一般的尺子无法将她量度：
俄罗斯的体格十分独特——
对她唯有信仰才比较适合。

丘特切夫的无题四行诗提出了俄罗斯人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性问题，并指出援引西方人的尺度，无法衡量具有民族特殊性的俄罗斯。想要真正理解俄罗斯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却又不考虑俄国人的信仰系统是绝对无法奏效的。那么，什么是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什么是俄罗斯理念（它的主体与结构）？俄国人文精神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呢？

在当今俄国，这首四行诗成为诗人丘特切夫最负盛名的一首诗，成为文化学者和各种文学选本最为青睐的一首诗。从字面上看，这首诗的含义并不难理解。大意说：我们是无法仅凭理性认识俄罗斯的（句中用动词完成体不定式性，表示“不可能的否定式”）；第二句中“一般的尺度”是一个矛盾修饰；“阿尔申”是俄国特有的度量单位。既为俄国特有便不可能是与欧洲共用的“阿尔申”即“一般尺度”。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微讽之意，他意在强调援引欧洲尺度无法衡量俄国之意。俄国之所以无法援引欧洲尺度予以度量，是因为它的“身段”特殊。特殊到对它只能



为什么说
“对俄罗斯只能
信仰”

0

0

1



信仰的程度。以上即为此诗的表层含义。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我们姑且援引一下这首诗的英文译本，略加对照，就可看出。

With the mind alone Russia cannot be understood,
No ordinary yardstick spans her greatness;
She stands alone ,unique ——
In Russia one can only believe.

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并不难理解。但要理解其丰富内涵，却不是那么容易了。这里需要一番解释。“一般的尺子”在此无疑是指俄国思想界历来向之借用观念体系思辨理性的西方。俄国历史上几乎一直屈服于外来的强大影响之下而未曾稍有间断。俄国有过崇拜法国时期，崇拜德国时期，崇拜西班牙时期，崇拜整个西欧时期。历史上，俄国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为是个欧洲国家，但事实上，欧洲人从来都是把它当“外人”，从来没有放弃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这个来自欧亚大陆的“兄弟”。俄罗斯人有着和欧洲人一样的外表，但却具有一颗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异样的灵魂。就外表而言，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但就灵魂而言，又可以说是亚洲人。

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就一直匍匐在欧洲的脚下，把自己定位于欧洲人的学生的地位。彼得大帝为了强迫大贵族送子女到西方留学，甚至制定了严刑峻法，不惜以剥夺世袭贵族的身份相威胁。俄国现代化300年以来的历史道路，就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文学界，直到出现了普希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而在哲学上，直到白银时代（1895~1930），俄国才有了令西方思想界也不得不承认的真正的俄罗斯思想，它们参与了整个20世纪世界思想界的盛宴，并成为俄罗斯贡献给世界的“第四件礼物”。

我们不要忘记，和普希金同时代的尼古拉一世，就是一个疯狂崇拜德国文化的君主。一般西欧人的尺度对俄国根本就不适合。西方人那种纯理性、纯思辨的方法，放在俄国根本就不起作用。俄国文学中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主人公，都会在俄国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罗亭英雄无用武之地，乞乞科夫的马车会偏离他预定的路线；奥涅金最终还是得拜倒在塔季雅娜的石榴裙下……

简言之，俄国一方面始终臣服在西欧的脚下，一方面又始终对来自欧洲的一切抱持一种深刻的怀疑、警惕甚至是批判的眼光。历史上那些坚持俄国特殊性的俄国知识分子，无不以怀疑一

切的眼光打量着欧洲。俄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思想家、宗教哲学家都对西方采取一种文化批判立场。斯拉夫派如此，民粹派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如此。诚如伯林所说：“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奇特的爱恨混合至今仍然内涵于俄国对于西方的感受之中：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崇、艳羨、仰慕以及媲美与凌驾之心；另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敌意、疑忌、鄙视以及自我拙陋、不受欢迎、不获接纳——结果，对西方价值时或过度自卑，时又妄行嘲弄。今天进入苏联的访客，无人可能不留意到几分这种思想不足而情绪上有优越感的结合。你可以察觉，俄国人认为，西方之自制、聪明、效率、成功颇可欣羨，然而促狭不灵、冷酷浇薄、器小格卑、精打细算、设限自守，遂到眼光不能博大、情怀无法宽裕、偶逢必要之时，既不肯让情绪腾涨决堤，迎向独特的历史挑战，亦不能尽抛顾虑，放胆施为的反应，因此，沦于永远不知生命的充分绽放为何物。”^①

与西方人的崇拜理性不同，俄国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理性或思想。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思想，思想里浸透着愿望、情感和欲望。它们在认识里不但发挥着作用，而且也发挥着肯定的作用。”^②所以，也就不存在衡量纯粹思想纯粹理性的“一般尺度”。丘特切夫诗中所谓“一般尺度”即指现代化的西方“尺度”。这一尺度之所以不适用俄国，原因在于俄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和独特的民族性格。那么，什么是俄国的特点呢？

俄国人具有“双重信仰”（即以东正教为主体的多神教信仰）特征。俄国人的信仰是基督教（东正教）和多神教的统一。俄罗斯从接受基督教那天起，就对希腊正教进行了重大改革。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俄国人的思维方式里也渗透着这两种因素（即基督教—东正教和多神教）的因子。在其他民族，类似的综合是很难达到的，但俄国人却把这对立的两极统一到了一起。俄国人似乎无时不面对一种选择：要此岸还是彼岸。他们以古代斯拉夫人多神教自我意识中尘世的欢乐为基础，改造了东正教中有关赎罪和复活的观念。梅列日柯夫斯基指出：这表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他甚至认为东正教是伪装成基督教的多神教。俄国人身上这种独特而又矛盾的基因，全面渗透到俄国人



为什么说
“时俄罗斯只能
信仰”

0

0

3

^①伯林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19页。

^②别尔嘉耶夫著：《末世论形而上学》，中国城市出版社，张百春译，2003年版，第16页。



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对待自然、社会交往和个人内心世界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由此导致俄国人思维方式中的“双重性”特征。俄国人看待一切事物都从事物本身具有的两面性着眼。两极对立成为俄国人思维的根本特征。极端主义、最高纲领主义便成为俄国人的思维特点。俄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庸之道。俄国人喜欢探讨一些终极问题,对小事、渐进不感兴趣。俄国人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探索,而喜欢抛开前人的一切探索,直接从最本质的问题入手,就好像他们前面不曾有过几千年文明史那样。俄国人的普遍思维特征是“不是一切,哪怕一无所有”。俄国文化的两极摇摆性不仅体现在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中,而且表现在思维的一切方面。俄国思想史上,如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派、民意党这样一些极端激进思想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盖在于此。

俄国人思维方式不是西方式的纯思辨、纯理性,而是带有很多非理性、超理性的特点。例如,尽管19世纪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都强调俄国人“落后的特权”,强调俄国人在精神上远远高于西方。“第三罗马”理念、“弥赛亚意识”都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反向激发的俄国人的精神安慰。其他诸如“乌托邦”和“帝国”理念也当作如是观。列·舍斯托夫也指出:俄国人以不善于抽象思辨而著称^①。俄国人不像日尔曼人那么注重或长于抽象的思辨和纯理性思维,他们无论思考什么问题,都要和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发生紧密的联系。俄国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世界观哲学,俄国哲学与文学历来有水乳不分的特点。19世纪俄国哲学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影响,但它的思想家们却并未跟着西欧哲学大师们走上纯思辨和抽象思辨之路,而是永远不脱离个人体验和现世经验。

早在莫斯科公国时期,俄国人价值观里处于首要地位的,是记忆而非别的什么。过去在俄国人的价值观里占有显著位置。老人因拥有清晰准确的记忆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莫斯科公国向过去寻找英雄主义的故事,而非思维形式;寻找激情而非辩证法;寻找“金言”而非亚里士多德的“可诅咒的逻辑”。如《伊戈尔远征记》里的雅洛斯拉夫娜的“金言”。“米茨凯维奇认为这种真挚热情的想象的才能,‘直觉’和‘洞悟’的才能,是斯拉夫种

^①列·舍斯托夫著:《列·舍斯托夫二卷集》,第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族最重要的才华。”^①

俄国人还以他们是希腊正教的合法继承人而自豪。他们大都美化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俄国,认为俄国西化丢掉了俄国最本质的精神,那就是宗教这一精神财富。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俄国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东正教信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在于,东正教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早已深深渗入到俄国人的意识深处,成为其民族身份的认同标志。在俄国语境下,“上帝”作为人类灵魂的自我折射,常常等同于“良心”,即康德所谓“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俄国人追求公正甚于追求真理。这一主题在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笔下,得到了最深刻的阐释。普希金笔下的格里涅夫和普加乔夫、果戈理晚年的皈依宗教精神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心灵的痛苦,都根植于他们身上的“良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一旦上帝不在,那么,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所呼唤的,是俄国人身上的良知苏醒。

俄罗斯人理念的最大特点是非理性。俄国人不相信理性,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中的人物道出了这一真谛:“理性于我们有何用?我们只靠愿望活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丘特切夫告诫我们:对俄国,我们只能信仰!

所以,用西方式的纯理性、纯思辨解答俄国文化之谜,必然南辕北辙、谬以千里。



为什么说
“对俄罗斯只能
信仰”

0
0
5

^①德·梅列日柯夫斯基著:《反基督王国》,俄罗斯基督人文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